

### 唯精神不朽

陈桥生

近来,连续参加了一系列文化活动,从溯源隋唐大运河,到越西的司马羲之,以及王阳明、鲁迅等,再到此次,为了屈原,来到宜昌。我们的目光在不断地向传统文化的深处探寻,我们的脚步不断地在祖国的大地上行进,我们的笔、我们的思考在不断地向内心叩问,在自省,在成长。

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就促使着我们不断地重新思考,当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不能再像从前援引几句经典名句,然后加以“批判继承”的关系,比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以更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和探讨传统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中造就的文化格局和精神气质与当代生活的关系。

譬如,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人品与文品高度统一的价值,就体现在屈原的内外兼修香草美人上,“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体现在书圣王羲之的“一管擎天笔,千秋誓墓文”中;体现在鲁迅所言:“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与古希腊视为纯粹的技艺制作的观念不同,中国传统诗论强调人品与文品深度关联。我自己对岭南贬谪文

学做过一些研究,注意到一个人与屈原相关,就是东汉梁竦(梁冀曾祖父),是史载最早被流徙九真的人。在赴流放地途中,经过湖北湖南,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沉身,乃作《悼骚赋》,系金石而沉之。

我们知道,最早从西汉开始,就出现有相当数量的拟骚之作。这些作品,都是借屈原的酒杯,浇各自的块垒。然而在追仿屈原,同情惋惜的基础上,他们对屈原所应采取的人生态度等,看法迥然不同。

很多人认为,屈原不必恋守楚国,投江自殉,而应能再像从前援引几句经典名句,然后加以“批判继承”的关系,比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以更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和探讨传统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中造就的文化格局和精神气质与当代生活的关系。

生,还是死,对哈姆雷特来说,是一个问题。对屈原来讲,根本不是问题。虽九死其犹未悔!

为国家而死,就是屈原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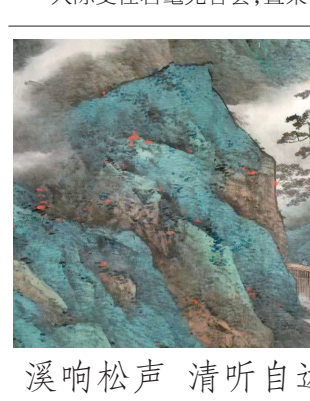
近代诗僧苏曼殊虽然读懂了屈原,他说:一个人在三十岁之前不读《离骚》是应该死的,没活气了;三十岁之后读了《离骚》不能为国家死,也是没有活气的。

从文学史上看,楚辞体在后世文学中并没有得到发展,但是,以《离骚》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传统,追

大概谁都知道,客套是一种礼仪,是人们在长期生活交往中,所约定俗成的一种律己敬人的程序方式。中国是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礼仪之邦,自古以来就十分讲究礼数,所谓“礼多人不怪”,起初肯定不是指礼物送得愈多愈好,而是指人际交往中多行些礼节,总不至于被人责怪。

然而,许多旧式礼仪非常繁复,三叩九拜没完没了。我估计古人相对比较空闲而没事干,所以喜欢在礼仪上反复折腾,既充实了生活也兼带一点点娱乐功能,于是乐此不疲。今人则不行,若仍完全按旧礼行事,客套来客套去,那肯定疲于应付,啥事也做不了。为此,旧礼总不断地被简化,不过,千百年简下来,似乎又精简过了头。有句成语叫“矫枉过正”,而我们对待传承下来的旧礼是不是有点“矫枉过枉”了也未可知,以至于如今具有老派调调的绅士变得稀罕了,如果幸而遇上,哪怕只是客套,也会让人如沐春风。

人际交往若毫无客套,直来直去,必易刺痛刮伤,若太过客套也会彼此受累。所以客套的分寸拿捏相当关键,过犹不及。按时下流行语说,客套是一种成年人之间的社交游戏。既谓成年人,那么孩子按理不用客套,所以孔融七岁能让梨就显得非常了不起,被传成了千古佳话;既谓游戏,就有其相应的运行规则,大家尽量遵守就是。



溪响松声 清听自远(局部) (纸本设色) 乐震文

求个体性的心性解放,艺术要体现创作者的心性,却成为重要的一脉。其中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更是历久弥新。

诗与远方,都在宜昌,一个是诗的代表屈原,一个是代表远方的王昭君。只是,这里的诗和远方,都不仅有浪漫,而更具一份

悲壮。也许可以说,正因为有了这份悲壮的底色(黑色),他们身上展现出浪漫,这份爱国的情怀(红色),才更显深沉丰富执着。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像导航定位一样,镜头由大而小,最后定格在明妃。杜甫太厉害了,“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王昭君满腹的怨恨,如何去解读?只能从她的琵琶曲中。如果读懂了她的琵琶曲,那一定又是一篇《离骚》。

我66届中学毕业,1968年12月分配进上海铝材厂三车间做铝箔压延工。半年后到炉子间战高温,即要求留下做炉前工,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选择。为什么呢?一个是彼时大家的脑子进水了,一如马雅科夫斯基的《向左进行曲》,英雄理想主义作怪,炉子间夏天高温73℃,炉火熊熊三千丈,大汗珠子从头顶流到脚底,火热环境可以淬一把火。

再一个很物质的。凡去战高温的十有八九想留下来,因为炉子间工人待遇相对好,每月定粮45斤,免费提供高温餐盐汽水,还发放一双很时髦的牛皮工作鞋,再有一套挺括的涤卡工作服,那是可以出客去见丈母娘的。大家都各显神通想留下来,我不神,也没通,但是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优势,当时我的作品已经见报了。炉子间日夜三班,有两个班组争着要我加盟。

遥想当年身高一米七八,体重121斤的我,很排骨很苗条,就这样成了被炉火烤焦的一个音符,一烤就是13年。

第二次选择,厂部突然来征求我意见,愿不愿意到教育科去当语文老师教写作?当时正值热火朝天的初中文凭补课年代,我求之不得地去了。

直去,必易刺痛刮伤,若太过客套也会彼此受累。所以客套的分寸拿捏相当关键,过犹不及。按时下流行语说,客套是一种成年人之间的社交游戏。既谓成年人,那么孩子按理不用客套,所以孔融七岁能让梨就显得非常了不起,被传成了千古佳话;既谓游戏,就有其相应的运行规则,大家尽量遵守就是。

陈梦家早年曾受业于闻一多,他写新诗,研究古文字都曾受闻先生的影响。某次闻一多给陈梦家写信,开首客套亲热地称他“梦家吾弟”,不料彼时陈梦家可能年轻不太懂,回信居然也称“一多吾兄”,气得闻一多拍桌跺脚,专门把陈梦家找来训斥了一顿。

礼仪规矩是要熏陶传承的,年轻人不懂也很正常。我二十来岁时,跟着老老去拜访上师大一位外国文学教授,辗转坐车来到桂林路的师大新村,思忖空着手去前辈家总不太妥,好在老老与教授乃数十年好友,他建议就



钟惺,湖广竟陵人,其散文求新求奇,对晚明小品文产生积极作用,与“忘年交”谭元春同为“竟陵派”的创始人,又一同三易其稿编成《诗归》一书,一时风行。钱谦益曾称他的作品“别出手眼,另立深幽孤峭之宗,以驱驾古人之上”云云(见《列朝诗集小传》),据传,钟惺是性格内向、不谐交往的人,外表冷峻严肃,但内心则是一片祥云。

钟惺性喜读书,并且将它与诗文写作等融入了自己的生活,其小品《自题诗

教育科八年。补文凭的高潮与时俱进地进化为中级工“技术补课”,我充任的“班主任”除了给学生点名唱卯,就是在办公室喝茶看报,在电话里和报刊编辑闲聊聊构思中的小说。忽然觉悟,好像有点在浪费生命。于是就向领导提出能否放我创作假,其时我的创作风头正劲,《解放日报》《新民晚报》

钟惺,湖广竟陵人,其散文求新求奇,对晚明小品文产生积极作用,与“忘年交”谭元春同为“竟陵派”的创始人,又一同三易其稿编成《诗归》一书,一时风行。钱谦益曾称他的作品“别出手眼,另立深幽孤峭之宗,以驱驾古人之上”云云(见《列朝诗集小传》),据传,钟惺是性格内向、不谐交往的人,外表冷峻严肃,但内心则是一片祥云。

钟惺性喜读书,并且将它与诗文写作等融入了自己的生活,其小品《自题诗

教育科八年。补文凭的高潮与时俱进地进化为中级工“技术补课”,我充任的“班主任”除了给学生点名唱卯,就是在办公室喝茶看报,在电话里和报刊编辑闲聊聊构思中的小说。忽然觉悟,好像有点在浪费生命。于是就向领导提出能否放我创作假,其时我的创作风头正劲,《解放日报》《新民晚报》

### 写字为命

管新生

及《无锡日报》《江南晚报》《金陵晚报》《南昌晚报》等三天两头见到我的连载小说,有朋友调侃说老管名头哈哈,全上海人每天都在看你的小说。厂领导说可以,但是你要给出一个向全厂职工说得通的理由,我们毕竟是工矿企业。

我转身联系了上海市作家协会,请创作假。他们说没问题的,问题是你的每月工资谁付?结果厂领导十分大度地说,两三百块钱赤膊工仔毛雨我们付,但是每个月要回毛在厂报上签字打印,且有宣传任务要完成。上海作协蛮开心,说好啊,看来你的创作假可以一直请到退休了。一语成谶,时值1991年。有了大把的时间畅游在文学

买点饮料可矣。于是我花十元钱买了四听可口可乐易拉罐,那时这品牌刚刚进来,两元五角一罐,还比较新奇。我就这么拎着四罐可乐叩响了人家的门铃。

其实我对外国文学一窍不通,当天聊了啥也不记得了。只记得老先生个子颇高,举止谈吐都十分老派客套。说我是第一次来,还买了东西,故一定要留我们在他家吃午饭。

### 老派的客套

管继平

惭愧。老先生不仅是外国文学专家、《辞海》的编纂者之一,还能写旧诗,那天他将自己刻蜡纸油印装订的诗集送了我两本。我那时对能编写《辞海》的人仰慕不得了,回家后特意翻看了那本1979年版的《辞海》,果然在“主要编写人员”中找到老先生的名字:朱延辉。

过去的文人,虽有的淡然,有的谨严,但差不多都有一套自我的礼仪规则待客。吴颐人老师上世纪七十年代去北京拜见故宫博物院的罗福颐先生,罗先生拖着病腿陪了他好几天,参观故宫,为他讲解,送别时知道年轻人没啥钱,还特意买了张返程火车票送他。刘一闻老师也曾告诉我,他年轻时拎着水果第一次去拜访山东名家魏启后先生,告辞时魏先生又是烟又是酒地拿出来送他,还执意要亲自送客下楼。一闻老师那时才三十来岁,非常惶恐,只得又扶老先生上楼;老先生不从,再次送他下楼;一闻不安,再陪先生回上去……如是者三,结果折腾得老先生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 钟惺说“读书”

卢润祥

需要,“诗文”成为个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该文又说“有人以‘断欲’为长生之要诀”,对此,钟惺反驳说,“如此,虽寿千岁何益?”可见,在钟惺看来读书与寄情“诗文”要比“断欲”而能长寿更为重要,不然,空有长寿而没有诗文与读书生活,生命也是毫无意义的。他的《与高孩之观察》信笺,提出“读书养气,以求其厚”。气,元气、正气,指人的气定神闲的气度。厚,是指文章要意境浑厚,强调了读书能涵养人的正气,并可达到“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境界。

创作的小说天地,并且涉足影视剧,先后为上海电视台上海总工会福建电视台南京电影厂山东影视中心编剧播出《龟蛇盗》《异乡人》《风荷恋》《生命的太阳》《南下》《青梅》等。非常自恋且搞笑的是我每年都在统计自己小说的发表字数,竟达30万字,我的目标是50万字。有记者说,你的发表量已经接轨写作量了。当年成为专业作家的创作道路就此开启,先后荣获中国曹禺戏剧奖·编剧奖、上海总工会“上海工人小说家”称号。

后来有杂志社报社发函商调,铝材厂祭起的挡箭牌是局领导批示的尚方宝剑:轻工业局27万余职工,作家仅此一人,岂能花落别家?

我的人生选择,都与“写作”有关,影视圈朋友那筑渊送了一屏条幅给我,大字泼墨:写字为命。

人生因选择而精彩,道路因精彩而无悔。在夕阳无限好的晚霞中,我默默收割发表出版的上千万文字,仿佛富有得像位帝王,其实终究一介穷书生而已。

### 十日谈

选择 责编:殷健灵

回沪后,一闻老师即收到魏先生寄来的一副四字联:“六根清静,四大皆空。”然而要达到如此境界,谈何容易哉!

老派的客套虽然能让人如沐春风,但也须顺应自然,恰到好处,否则“礼多人受累”倒也是常有的事。

我们圈子里的小金也是一位具有老派礼仪并十分客气的朋友,急公好义,凡事常为他人着想,圈子里有未确定的饭局她总要抢着买单。有一次我下午在外讲课,他们几位好友结伴来听课,课后距晚餐尚有两小时间隙,于是便临时提议一旁茶座休息片刻,顺便也喝杯咖啡。此时,小金又争着上前买单了,执拗不过,只得随她。四五位好友,本来一人一杯也就足够了,但小金客套,为了大家方便续杯,偏要多买两杯备用。我苦劝多次无效,买都买了,自然也无法退还。结果,人手一杯喝得差不多正好,无人续杯。小金因家中有事先回,留下我们准备离座去饭店,但两杯咖啡原封未动,弃之可惜,也有负朋友一片诚意。只得由我携至饭店,说不定饭时还能喝一点。可是,饭食茶酒一来,谁还顾得上那两杯咖啡呢?待散席起身时,才想起还有这两杯呐,此时似更不忍心丢下它了,问座中亦无人接手,我想,反正晚上回家还要写点东西,就且当茶饮吧。

如此,只因朋友客套多买了两杯,却被我从茶座带到了饭店,又一路从饭店带回了家。结果为了不浪费,晚上咖啡喝完,文章倒没写几个字,而我却被闹得孤灯挑尽、长夜无眠!

### 一柄贺寿巴金的紫砂壶

今年是一代文学泰斗巴金诞辰120周年,晚年的巴老曾和海派壶艺家许四海相识,他们以壶结谊,以茶叙艺。

1991年,巴老迎来了他88岁诞辰。有“江南壶怪”“海上壶痴”之称的许四海自然就想到了紫砂贺寿,以壶庆生。而且壶艺界有此传统,这也就是民谚所云:“壶中日月,紫瓿乾坤。”紫砂壶的款式多样、造型各异,历来有“方非一式,圆非一相”之说。许四海反复推敲,严谨构思后,最终决定采用曼生传器中古朴典雅的匏瓜式壶。匏瓜俗称“葫芦”,其造型丰满圆润,款式雍容典雅,器形生机盎然。陈曼生在匏瓜壶上的书铭是:“饮之吉,匏瓜无匹”,并可“注以丹泉,饮之永年”。以此寄寓着许四海对巴老的贺寿与祝福。

两把壶精心制好后,须请巴老亲笔题字,因此,许四海和太太一人揣着一个生坯壶盒来到了武康路113号巴老的家。巴老的亲切随和使人如沐春风,见许四海夫妇坐下后,笑着说:“我今天一要谢谢你对文学基金会的支持,二要谢谢你对中国茶文化的贡献,我在杭州看电视时就认识了。”

原来1991年1月,在一直关注着文学事业的巴老倡议下,上海成立了文学发展基金会,首届理事会由巴老担任会长。许四海悉知这个消息后,即慷慨地捐助1万元,那还是有“万元户”概念的时期,而且许四海表示将来他的事业发展了,他还会提供更多的支持。不久,浙江在杭州龙井梅家坞举办了国际茶文化节暨茶叶博物馆开馆仪式,许四海应邀出席,并接受了电视采访。而当时巴老正在西湖边疗养,他在电视新闻报道中看到了许四海,第二天就请人去约许四

海来聚一聚,可惜许四海已回上海。

从杭州的缘怪一面到以壶相约,可谓巴老与许四海是挺有缘分的。当许四海将两把生坯壶放在巴老面前的小圆桌上时,巴老一边用手轻轻地摩挲着光华潜蕴的壶面,一边称赞“做得好、做得好!”他见许四海已在壶面上画了大寿桃,谦虚地说:“我现在手总是抖,怕字是写不好的。”而后,巴老接过女儿李小林递来的水笔后,手也不抖了,即在壶面上写下了遒劲有力的“巴金”两字。这可是镌刻在中国文学史上光照日月的名字。巴老放下笔后,意犹未尽而语重心长地对许四海说:“中国历史悠久的茶文化真应该复兴啊!”

一个多月后已是盛夏,两把“巴金贺寿纪念壶”从窑炉中惊艳亮相而出,光彩照人,珠圆玉润。当许四海夫妇将壶送到巴老家中后,巴老仔细欣赏了他和许四海的合作成果,很是高兴。许四海介绍道:“这把壶是采用了西泠八家中文人壶的大家陈曼生的匏瓜式,器形饱满,壶铭吉祥。”巴老听后,颇有感慨地讲:“是的。这把壶的式样很高雅,我想任何艺术,不管是文人搞的还是民间艺人搞的,道理总是相通的。”

临别时,巴老请李小林从书橱中取出一本新版精装编号本的《随想录》赠给许四海以表谢意。巴老在书的扉页签上名后,慈祥的目光从眼镜中透出,他对许四海缓缓地说道:“这里面记录了我的一点杂感想想,近年来身体不行,只好写点短的,现在连短的也写不动了。所以,搞艺术的人,真应该趁身体还行的时候多出点作品。”许四海向巴老深深地鞠躬后,双手郑重地接过了这本沉甸甸的时代巨作,似也接过了一位老人殷切的嘱托。

明起刊登一组《影视故事》,责编沈琦华。